

从情态量值角度分析 The Road Not Taken 语言的人际功能

刘青青,李鲁平

(中国农业大学 外语系,北京 100083)

摘要: The Road Not Taken 是弗洛斯特著名诗篇之一。作者弗洛斯特作为讲述者,使自己化身为诗中的主人公而融入到诗的具体情景语境中,表达他的态度和推断,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感染读者的态度、情感以及行为。以诗篇语言的文体效果为基点,从情态量值的理论依据入手,可以探究诗中语言的人际功能,促进对全诗的领悟。

关键词: 情态动词;量值取向;人际功能

Halliday 提出语言除具有表达讲话者的亲身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功能外,还具有表达讲话者的身份、地位、态度、动机和他对事物的推断、判断和评价等功能,即人际功能。而语言的人际功能是讲话者作为干预者的意义潜势,是语言的参与功能。^[1]通过这一功能, The Road Not Taken 一诗的作者弗洛斯特作为讲述者,让诗中的主人公“我”成为自己的代言人,使自己融入到诗的具体情景语境中,表达他的态度和推断,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感染读者的态度、情感以及行为。

Halliday 和 Matthiessen 指出,情态是说话者的一种视角,主要涉及说些什么及该说什么,情态同时也是说话者对所谈论事情的一种态度,这种态度反映了说话者有关可能、惯常的命题以及责任、意愿的提议。^{[2]1558}情态由情态动词来体现, Halliday 认为,情态操作词包括高、中、低三类量值等级。^{[3]362}而有关情态的量值变化, Halliday 谈到,命题上肯定和否定的两极意义为断定和否决。肯定为是,否定为不是。还有两类中间或然性:(i)可能程度“可能的/很可能/确定的”;(ii)惯常程度“有时/通常/总是”。前者等同于“要么是,要么否”,后者等同于“也许是,也许否”,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惯常性。^{[3]189}

The Road Not Taken 诗中四个情态动词先后为: could, could, should 和 shall。本文将以诗篇语言的文体效果为出发点,从情态量值的理论依据入手,探

究 The Road Not Taken 语言的人际功能,从而促进读者对全诗的领悟。

一 从 could 的情态量值角度分析 The Road Not Taken 语言的人际功能

could 具有低情态量值,表达的可能程度偏低,惯常程度表“有时”。在诗篇的开头它连续出现了两次:“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”和“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”。“我”伫立在森林的两条岔路旁,一条赫然成路而另一条人迹罕至,“我”斟酌再三不知选择哪一条小径继续前行。在看似平实的娓娓道来之中,低情态量值的情态动词 could 把主人公在此情此景的踌躇与彷徨浸染得自然隽永:“我”有两种选择,可能走平常的那条路,也可能另辟蹊径走人迹罕至的那条;而 could 的重复出现无疑又加重了 could 所具有的中间或然性效果,即“要么走这条路,要么走那条路”,“也许应该走这条路,也许又应该走那条路”,表现出“我”还无从选择和不断犹豫的焦灼心情。

不同的情态量值不仅体现不同的情态意义,而且表达不同的心理认知与感受。诗人借诗传情,凭诗言志,以诗中低情态量值的 could 表现出“我”对人生面临的抉择的不确定。在心理认知的层面,读者可以揣测出“我”还在不断面临着选择,不断成长。

收稿日期:2008-03-07

作者简介:刘青青,女,湖南湘潭人,中国农业大学外语系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;李鲁平,女,山东临沐人,中国农业大学教授,心理学硕士,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。

二 从 should 的情态量值角度体会 The Road Not Taken 语言的人际功能

在经过了一番犹豫彷徨的心理角逐之后,“我”最终选择了走人迹罕至的那条路,因为它似乎更显得草莽,更需有人行走,虽然我去走了,也未必会给它带来多大的变化:“Then took the other, as just as fair/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/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/ T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/ Had worn them really about the same”。当“我”做出抉择,把第一条显赫的道路留给以后去行走,心里却分明知晓:路连着路会越走越远。“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/ I doubted 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”。

诗句中出现了情态动词 *should*,它具有中情态量值,表达一种更加肯定的可能性和更为通常的心理活动,而且显得更有理智。这时诗人化身诗中的“我”在感染读者,使读者理性地领会诗的深意:森林中的岔道就像人生路上的十字路口,我们必须面对,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;伫立在岔道旁的一瞬就是漫长人生的抉择的一个缩影。诗篇中的“我”一方面勇敢地选择了一条道路,但是内心却对未选之路有着一丝留恋,一丝畅想;另一方面,“我”在慢慢成长中学会了理性思考和坚定意志,学会了摆脱茫然失措的困窘,开始寻找自己应有的前进方向。

三 从 shall 的情态量值取向领会 The Road Not Taken 语言的人际功能

诗篇中的“我”意志已趋于坚定,寻找到方向感,走着属于自己的道路。也许今后再难返回原地;而许多年以后,在某个地方,“我”会一边叹息一边讲述这段故事:树林里岔开两条道路,而“我”选了一条行人更少的路,并由此造成了千差万别。“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/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: /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, and I - /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/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”。

此时出现了诗中第三个情态动词 *shall*, *shall* 属于中情态量值,表达与 *should* 相似的肯定的可能性以及通常的心理活动。*shall* 位于最后一个诗节的节首,同时也是诗篇中最后一个情态动词。它不仅诉说着诗人的心声,同时激发读者心中的共鸣,传达

着浓厚的人际意义,表达一种温和的义务和意愿:“我”经过了犹豫彷徨、勇敢抉择、回首过往的阶段,带着领悟与责任来与倾听者(读者)分享“我”的人生感言。这种分享的经历对读者来说绝非负担,而是一种假设的抉择,带着“我”的一份诚挚的真情实意,所以读者不会拒绝反而会欣然接受这种人生经验的分享。诗歌至此,诗情与读者的情感都已凝聚到了最高点,“我”的形象变得完整而丰满,读者在通感作用下,充分领悟到“我”的心声,把“我”的经历投影到自己的生活中去,让诗情来陶冶和熏陶自我的性情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诗以怡情。

至此,读者逐渐领悟诗中蕴含的哲理:人的一生原是在不断地做出选择,不断地有所得,也不断地有所失。当我们回顾自己走过来的人生之路时,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一条当初未走的路。当我们感慨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景象时,流露的未必是“此山望见那山高”的心情,而常是对未走道路的眷念,对那个未实现的我的揣想;朦胧中仿佛窥见了另一个我,意识到人生路上潜藏着偶然和机缘。

诗篇作为凝练语言的集合,是诗人将自身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理解、领悟与判断运用诗的语言借用某一特设的情景语境加以诠释。作者弗罗斯特化身诗中主人公“我”就“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”这一具体的情景抒发自己对“the road not taken”的感悟,进而抒发对人生的感言。诗篇中不同情态量值的三个情态动词(*could*, *should*, *shall*),自然地演绎出诗篇浓厚的人际功能,便于读者体会诗篇的深邃的情感境界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胡壮麟,朱永生,张德禄,李战子.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[M]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6
- [2] Halliday, M. A. K. & Matthiessen, M. I. M. Construct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[M]. London and New York: Cassell, 1999.
- [3] Halliday, M. A. K.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[M]. London: Arnold, 1994.

(责任编辑:文爱军)